

漫長的星際航行和科幻小說寫的並不一樣。相反地，航行過程中只有日復一日的設備檢查與填寫航海日誌，無聊透頂。每天睜開眼睛，迎接我的不是壯麗的星辰，而是該死的「系統例行檢查」。我得拖著半夢半醒的身體，把所有設備給檢查一遍。我的搭檔——傑斯——一邊吃著乾糧，一邊懶洋洋地翻閱著無聊的星際新聞。海盜追逐戰？在聯邦的管控下，只有接近邊界或是被軍閥佔據的蠻荒之地附近才有可能。

平常的一天，我駕駛著逐星號，百無聊賴地開啟自動巡航。我躺在駕駛座上，望向沉默的星空，止不住地想著，把這批貨物運完，我一定要好好休息。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際，警報燈突然瘋狂地閃爍。

「嘀——嘀——嘀——」雷達突兀地狂響，幾個紅點瞬間冒了出來。我猛地清醒，視線掃過操縱面板。

「完蛋，太空海盜！」我一邊拉起操縱桿，一邊怒吼。雷達上顯示後方有三艘被改造過的小型軍用艦正高速朝我們包抄，廣播裡傳來夾雜著雜訊的聲音「停下！否則我們就開砲了。」

「起床！敵襲！」我邊查找附近安全的星球停靠點，邊喊著傑斯，要他隨時準備好應對敵人。

「老子最討厭這些不長眼的畜生！」被吵醒的傑斯邊抱怨邊跳上砲台，雙手開始快速操作。

我猛推推進器，引擎發出一聲刺耳的轟鳴，飛船瞬間加速，衝離海盜們的射程範圍。但海盜仍舊緊咬不放。

「砰！砰！」飛彈掠過機身，逐星號晃得像是隨時要解體。警報聲此起彼落，我死死握住方向盤，全力擺脫砲彈的追擊。

「嘶！」儀表盤上瞬間紅光大作，好幾處燃油艙被打得稀爛，所剩的燃油很難支撐接下來的追逐戰。

「傑斯，反擊！」我大喊。

「早就等不及了！」傑斯興奮地瞄準他們的引擎，按下了發射鍵，一枚砲彈瞬間射出，準確地擊中了其中一艘海盜船的側翼，爆炸的火光在寂靜的宇宙中格外亮眼，彷彿一顆閃耀的明星。「命中了！」傑斯大笑，但另外兩艘敵船仍緊咬不放。

我猛轉方向，飛船閃電般地轉向，直衝最近的隕石群而去，希望他們可以望而卻步。

「該死，我們這破船還撐得住嗎？」

「不進去我們會死，闖進去至少他們還有可能知難而退！」

「這幫瘋子！真當我們是肥羊？行啊，就讓他們嘗嘗老子的厲害。」傑斯咒罵道。

雷達面板上早就是一片混亂，耳邊全是維生系統的悲鳴。我不停地閃避前方的飛石，邊注意身後海盜船隨時的攻擊。「想辦法在它們靠近我們時，打碎那顆小行星。」

傑斯愣了一下，但隨即憑藉默契會意。等海盜船因躲閃小行星而放慢速度時，一枚飛彈激射而出，準確地命中一顆離他們最近的小行星。火光炸開，瀰漫的粉塵與碎石在隕石群中四散，阻礙他們的視野。

「小崽子，你們玩完了。」傑斯冷哼，準備瞧準時機乘勝追擊。

「算了，沒必要浪費彈藥。」我呼出一口氣，駕駛著逐星號衝出隕石群，安全回到星際航道上。

「哼，這次就放過你們。」傑斯不滿地抱怨。

我望向無盡的星空，止不住地思索，這附近的海盜是怎麼出現的？看到我沉靜地注視著艙外，平時鬧騰的傑斯居然也難得沉默下來。

「接下來怎麼辦？飛船重要機械幾乎全部毀壞，我們現在還沒墜毀簡直是個奇蹟。」傑斯剛罵罵咧咧地修檢完飛船上所有設備，便為自己和我各倒了一杯水，躺在副駕駛座休息。「燃油飄走了三分之二，維生系統整個亂掉！氧氣全跑了！我們可以用上幾十萬的棺材，在太空中享受最爽的死法！」

傑森本來還想埋怨幾句，但發現我一句話也沒說，嘴皮扯了扯，安慰道：「不用傷心，這次運貨賠了，下次再賺回來就行啦！」他就是如此，雖然平時說話語氣十分衝，但他本人是典型的「刀子嘴，豆腐心」，是個十分好的合作夥伴。

「有生之年竟能從桀驁不馴的傑斯嘴中聽到安慰人的話。」我邊笑邊躲開了他的揮拳。

「好了，別鬧。先辦正事。」我打開存在電腦上的星圖，和傑森一起尋找距離我們最近的安全區域。

「我們只能夠先找到附近的降落點，最好可以有聯邦駐紮，只有在聯邦才有材料夠修這台老古董。」幸好不久前在聯邦保了保險，不然這次運貨可謂是賠本買賣，我在內心感慨著。

「蛤？不要！」傑斯立馬恢復了平時吊兒啞嘴的模樣，不滿地咕噥著。他對聯邦抱有極大的敵意，不知道是不是和他之前待過的軍隊有關。畢竟軍閥和聯邦的關係交縱複雜，不同軍系對聯邦的態度也不一。他對聯邦的憤慨比我對乾糧的厭倦還要可怕。

「你也沒得選，剩下的能源只夠我們支撐二十個系統時，這還是不計算氧氣的情況下。我在星圖上找到最近的地方就只有被聯邦殖民的星球—奈克斯。在聯邦的管控下，這裡可以說是附近最安

全的地方。也只有在聯邦管轄地帶，我們才有可能找到足夠的材料來修理飛船。」我邊說著，邊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哈欠。

「要我接手嗎？」他擔心的望著我。

「不用，好好休息。」我邊回應著他，邊往目的地—奈克斯—飛去。而他也默不作聲地守在一旁，但過一會兒，我耳邊就響起了陣陣鼾聲。

過了三個系統時——

「傑斯！傑斯！」我的聲音在空蕩蕩的船艙中回蕩著。

「怎麼，老子才睡了一會兒，你小子欠打是吧？」傑斯睡眼惺忪爬起來，聲音模糊中夾帶著一些憤慨，滿是不耐煩。

「我們快到奈克斯了，要不你先準備行李，我想等逐星號修理好的同時順便休息個幾天。反正離交貨截止日還有蠻多時間，不如好好休息，我實在不想要再吃那些乾糧了。」一想到可以吃到不是乾糧的食物，我的肚子便不自覺咕咕地叫了起來。我終於不用吃當初因特價而買的芹菜口味營養劑了，那根本不是人吃的！

「我也好久沒踏上陸地。再這樣下去，我都覺得我自己是一隻土生土長的太空蠕蟲了！」說到這裡，我忍不住望向黃褐的星球，暫時忘卻當下的煩惱。

「這樣就不行？想當年我剛進部隊的時候……」傑斯揚起下巴，彷彿在回憶著他當年在軍隊做過的得意往事。

「先消停一下，讓我和塔台先聯絡。」我即時打斷傑斯的話，免得他又像上次一樣喋喋不休。

「奈克斯、奈克斯，這裡是逐星號。請求停靠許可。」我和塔台邊通話，邊看著所剩無幾的油箱。雖然已經對接過聯邦的塔台好幾次，但每次面對那些官腔的踢皮球，總是讓我厭煩不已。尤其在現在的非常時刻，每一秒我們都有可能死掉。

「逐星號、逐星號，這裡是奈克斯。提交入境申請後往 D 區移動，我們會引導你停靠。」

談笑期間，我已經和奈克斯的塔台建立起了聯繫，獲得降落資格。這次的聯邦塔台意外地好說話，只出示相關證明就立刻放行。連一臉不屑的傑斯，也忍不住瞪大雙眼。「見鬼，這裡真是聯邦的地？」

我小心駛入奈克斯的對接港口，一停好逐星號，我便迫不及待跳下飛船，貪婪地呼吸著星球上的空氣。感受到了腳踏實地的感覺，我忍不住稍微放鬆這幾日緊繃的神經。

「傑斯，我等等得去這裡的維修區，找人修理飛船。」

「管它的，我要先找間旅館洗個澡，好好地放鬆放鬆。」

我和傑斯邊說笑，邊走出奈克斯的入境大廳。

「此次入境順利地讓人不安。」一走出入境大廳，確認附近沒有聯邦軍隊，我便和傑斯討論著此前的不尋常。

這座星球的太空港並不算繁忙，和我在以前看過的無數個太空港並無差異，但這次入境輕鬆過頭了，只繳交了身分證明，讓人感覺有些奇怪。

傑斯和我兵分兩路。他負責補給和旅宿，我則往維修區找技工修理逐星號的損傷。沿途，我餘光注意到不少人都用警惕的目光盯著我，隨便找個人搭話，都支支吾吾、含糊其辭。我心裡升起不祥的預感。

進入維修區，我發覺這裡安靜得嚇人，沒有半點機器轟鳴。直到走到底的一間舊維修廠，才看見一個老技師，但他只從報紙後小心探出頭來，說道：「最近沒有貨源，請回吧。」

我拿出一疊信用點，「最近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一個站在他身旁看著稍顯稚嫩的維修工開口：「先生，你來的不是時候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我把信用點推得更近了些。

年輕人貪婪的目光看向我，猶豫一下，不顧老技師阻攔，壓低聲音說：「上面不知最近發生什麼事，把整顆星球給封鎖起來。課稅也變得極其高昂，付不起就無法離開，還會被扣留貨物。」

我皺起眉，看來有必要和傑斯重新討論行程了。

回到旅館途中，我的腦海裡開始飛快地運轉，分析著這些線索。封鎖星球？提高課稅？當局接下來是有什麼大動作？要是我們運氣不好，卷進某場政治風暴，那就真的玩完了。

我快步穿過港口的維修區，經過幾條狹窄的巷弄，回到旅館找傑斯。旅館內的氣氛和維修區一模一樣，讓人壓抑。我衝進房門大喊：「傑斯，情況不對！」

傑斯剛洗完澡，懶洋洋地躺在床上。聽到我的話，他挑了挑眉，順手倒了一杯酒。「怎麼？找不到人？」

我搖搖頭，把剛剛在維修區聽到的消息簡單說了一遍。傑斯聽完，臉色頓時沉下來。他低聲咒罵一句，把酒杯放到床頭：「老子就知道，聯邦這群狗東西又在搞事。」他坐起來，雙手抱胸沉思，

「你覺得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剛看過新聞，並沒有官方通告。我也翻找過一些地下論壇，但也沒有任何消息。」這種不正常的資訊封鎖讓我更覺得不妙。

「我們可能得親自去打聽。」我嘆了口氣。

傑斯翻個白眼，披上便服。「愣著幹嘛？走吧。」

我們來到市中心的酒館，這地方向來是情報交流的好地方，在人聲雜沓的環境中，酒精總能讓人放鬆警惕。

酒館裡的氣氛比街道上稍微活絡些，但仍然沒有平時那種星際航行者聚集地該有的熱鬧。許多人喝著悶酒，交談的聲音壓得很低。我和傑斯點了兩杯酒，在吧台邊坐下，佯裝隨意地觀察四周。

沒過多久，一名穿著舊皮夾克的中年男人走進來，他的裝扮看起來是個商人，臉上帶著一絲疲憊，一坐下來就深深嘆一口氣。

傑斯自然地端著酒杯靠過去，遞給他一根菸。「兄弟，交個朋友？」

那男人抬起頭，看了傑斯一眼，似乎有些警惕。但看到我和傑斯的裝扮不像聯邦的人，神色才稍微緩解。

「你們是剛到奈克斯的吧？」他低聲說。

「嗯，剛運了一趟貨，飛船有點小問題，想來這裡維修順便休息幾天。」我故作輕鬆地笑著。

男人冷笑。「你們選的時機可真爛，現在這顆星球已經要亂了。」

「課稅提高，出入境被封。還有什麼事能比這更糟糕？」傑斯問。

男人轉頭看看四周，隨後壓低聲音道。「我幾天前提交的離境申請，到今天仍沒有下文。我原本是來這裡貿易礦物。」他講到此處咬牙切齒，顯然對此事極為不滿，「聽說和聯邦新派的奈克斯負責人有關。」

奈克斯是個權力邊緣的聯邦殖民地，為什麼聯邦會突然換管理者？我和傑斯交換了一個眼神，這情況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。

「那現在呢？有人被牽連嗎？」我喝了一口悶酒，心裡煩躁無比。

男人嘆了口氣。「當然，凡是和前奈克斯負責人有關的生意都被清理了。現在整顆星球的人心惶

惶，深怕下一個人就是自己被捕。想逃？出境許可極難申請，連黑市也是有價無市。」

我皺起眉，這對我們來說可不妙。

「我之前好不容易談好的生意都泡湯了，我現在整天無所事事，根本是在軟禁我們這些和前勢力有關的商人。」

「所以，兄弟，你們最好趁還能動身的時候趕緊離開。」男人低聲警告我們。「別把自己給搭進去了。」

他說完，乾了一杯酒，又默默獨自發起呆。我看著他的身影，心裡開始盤算著我們的下一步。

「麻煩了。」我望向奈克斯的星空，淡紫色的雲彩彷彿昭示著接下來的危險。

「看來，我們得去會會他說的黑市了。」傑斯看起來興致勃勃。「當然，我自有門路。」

已經過了兩天，傑斯還是沒有回來。自從在酒館打探完消息後，他就不見蹤影。這幾天我也想辦法嘗試聯絡外界，但就如那個年輕的技師所說，這顆星球現在是個封閉的狀態。我盯著時鐘，秒針總感覺比平常慢得多。

就在我昏昏欲睡時，不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。「碰！」門被大力撞開，來者正是傑斯。「我找到消息了。」

「怎麼找到的？」我興奮道。

「忘了我以前做啥的？我追蹤很久才好不容易找到。」傑斯一臉驕傲。「我先休息，午夜再出發。」還沒說完，他就累癱在床上。

午夜時分，奈克斯的街道異常靜謐。我跟著傑斯，蹣手蹣腳地走進一條巷子。左彎右拐，才見到一道人影。

「嗨，尚恩。好久不見。這是我兄弟，傑森。」傑斯熱情的介紹我們彼此認識。

「嗯。」尚恩略微向我致意。

「你好。」我朝他伸出手，他不自在地縮了縮，但還是伸了出來他那略感冰冷的手。

「尚恩是我以前戰場上的朋友，信得過。」傑斯大喇喇地笑著。

「黑市？」我點了個頭，尚恩便腳步急促的領著我們前去。

「我在城中找線索時，恰好遇到他。在十年前的戰爭結束後，他就一直待在這邊。他知道哪裡能買到消息。」途中，傑斯悄悄和我說道。

「到了。」在拐了不知多少個彎後，尚恩終於在一間破舊的鐵皮屋前停下。我看著搖搖欲墜的鐵門，心裡猶豫著要不要進去。

「走啦。」未等我做出決定，傑斯早已推門而入。

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凌亂，時不時還有蟑螂爬過。一名頭髮雜亂的人正在目不轉睛地敲擊著鍵盤。「尚恩，咋了？又帶誰來了？」

「朋友。」尚恩轉頭向我們說道。「這是你們要找的人。」

「朋友～，噢～。尚恩的朋友就是我盧安的朋友。我的朋友～，你想要打探什麼消息？」盧安突然一臉奸詐地看著我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尚恩冷冽的眼神掃過。「別耍嘴皮子。」

「是～，大哥～。我不是正友好的和他們聊著天嗎？」他笑笑地看著我，如幽深的寒潭。「所以，你們是來打探什麼的？」

「有關這裡被封鎖的原因。」我說道。

「嗯，這價錢可不便宜。」盧安不安分地搓著手。

「你們應該知道十年前的那場戰爭吧？」盧安手中飛快地敲著鍵盤，邊和我們聊天。

「嗯，我很早就離開昆吾，所以對它並不了解。」傑斯說道。他說話很少有如此簡潔，可見他有多不耐煩。

「和聯邦作對的人從沒好下場。昆吾集團雖然沒有被連根拔起，但現在蠻少聽到它們的消息。」我想快點結束這個話題，免得傑斯又突然動怒。

盧安轉開蒙上層灰的罐裝水，喝了一口，悠哉地說。「它們回去做老本行了——礦物開採。」

「嗯？這有啥關聯？別給我拐彎抹角。」傑斯眼神一凜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。氣氛瞬間僵持不下。

「對不起，我們不是故意的。」我眼明手快地抓住傑斯的手臂，止不住和盧安道歉。

「別急～，別急～。」盧安仍是保持著一貫的職業笑容。「礦工，怎麼不算是昆吾的老本行

呢？」

我和傑斯不禁倒吸了一口氣。

「你這句話的意思是？」雖然預料到可能會是這個結果，但我依然不敢相信，心臟蹦蹦跳得飛快。

「奈克斯不止是荒星，還是聯邦的牢籠。」他攤坐在椅子上，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笑道。「聯邦並不如表面上心善，每個『囚犯』都會被植入晶片。」我望向尚恩，他默默避開我的視線。

「晶片？我一直以為那是個傳聞。」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大喊。驚訝之餘，也開始思索要如何脫身。

「嘖。」傑斯握緊拳頭，青筋暴起，臉色難看至極。

「至於這個消息你們要如何處理，這就不是我這個小小的情報商人要知道的了。」他一臉無所謂地望向我倆。

走出鐵皮屋時，奈克斯的三顆衛星高掛天空，點綴了奈克斯淡紫色的日出。

「盧安真敢開口，幾萬信用點就這樣子被揮霍殆盡。」雖然是為了消息，但我還是很心疼那些省吃儉用下來的信用點。

「若不是為了消息，老子我早就去揍他了。」傑斯眉頭微皺，忿忿地說道。

就在我和傑斯聊天之際，尚恩突然開口。「在高層眼裡，知道他們秘密的外人只有兩種下場。」最後幾字他說得極輕，極其清晰。「死亡，或是為他所利用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，我當然知道。」傑斯道。

回到旅館，又一夜無眠。

此後幾天，我和傑斯窩在旅館房間討論逃跑計畫。經過不斷討論，最終決定搭上載運礦物的飛艦。

途中，尚恩也來找我們很多次。傑斯曾邀他一起逃離，但他不為所動。「你們走，不用管我。」

「我們可以找個荒星躲藏起來。」我提議道。「比起刀尖下舔血的日子，這種日子過得舒心多了。對吧？傑斯。」

「不了。」尚恩揉了揉眉心，說話依舊簡潔。

傑斯有些惱火。「你打算一輩子待在這裡？為聯邦賣命？這根本不是你！」傑斯最後一句吼得我耳朵都要聾了。

「傑斯，不要生氣了。我相信尚恩也是有自己的苦衷，對吧？」我夾在中間，被迫當和事佬。

但他沒有回答，只是拍了拍傑斯的肩膀，轉身離去。

過了一週後，我們決定正式行動。

我們到達入境大廳，趁煙霧彈所引起的騷亂，我和傑斯偷偷接近貨櫃區。

就在我們即將得手之際，耳邊忽然有陣響動。

傑斯警戒地望向四周，悄聲道。「有人。」

「跑？」我低聲問。雖然不想在這時放棄，但現在每步都是險棋，有時撤退更加明智。

他抓住我的手臂，力道大得驚人。「我們得馬上離開這裡。」他的眼神裡帶著罕見的認真。

然而，已經太遲了。

一道道身影在暗處無聲地現身，冰冷的槍口黑黝黝地指向我們。

「尚恩，虧老子那麼相信你！」傑斯咬牙切齒地瞪著尚恩，手指緊扣腰間的刀柄，關節泛白。

「對不起。」尚恩默默低下頭，語氣平靜。「我別無選擇。」

尚恩身後跟著被綁起來的盧安。「正如同我之前所說的，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情報商人。」他一臉無奈地看著我們。

邁著灌著鉛的步伐，我和傑斯被絕望地逼到軍艦上——那艘把我們趕來的海盜船。

「傑斯，你早就被聯邦盯上。」尚恩冷眼看著我們，話中不帶絲毫感情。「聯邦追蹤你很久。」

海盜船、不明的封鎖、異常順利的入境，聽到尚恩這樣講，我這才把一切串連起來。

這不是單純的意外，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圍獵。而獵人正是傑斯的戰友，被我極其信任的尚恩。

「呵呵，所以從頭到尾都是你在自導自演？」我苦笑著說。兢兢業業運送了那麼久的貨物，沒想到唯一一次失誤居然栽在對同伴的信任。「不得不說，你真的很厲害。」

傑斯全身青筋暴起，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他。

其他士兵離去，駕駛艙內只剩我們之間彼此平靜的對質。

「說吧，你要怎麼處置我們？」我一副任人宰割的姿態。「你到底是誰？我們這一路逃亡的意義是什麼？這一切，全部都是你的安排？」雖然生命受到威脅，但我還是問出心中所想。

尚恩沒有回答，只是長長嘆了口氣。

「我到底是誰？」尚恩自嘲地笑道。「聯邦的老鼠、昆吾的軍人、奈克斯的新負責人？」

「這些都是，但我也是……」他靜默一瞬，隨後望向傑斯。「你的朋友。」

「朋友？」傑斯的表情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。「你拿槍指著我，還有膽說是我的朋友？」

「我寧願你光明正大地承認你做的事，我也不願你假惺惺欺騙我！如果你還承認我是你的『朋友』。」傑斯惡狠狠地盯著他大吼。若不是雙手被鐐銬所困，我相信他一定會狠狠揍尚恩一頓。

「死亡，或是為他所利用。」沉默片刻，尚恩只說了這麼一句。「我希望你可以選擇後者。」他淡然笑著。

「要我幫聯邦做事？沒門！」傑斯一臉不屑地看著尚恩。「隨你怎辦，我不知道你已經墮落成這樣了。」

「你果然還是老樣子。」尚恩笑了笑，慢慢解起了自己的衣袖。

罵得正起勁的傑斯瞬間安靜，扯了扯嘴角，但最後一句話也沒有吐出口。

「你、你、你怎麼了？」我不敢相信我眼前所見到的景象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那麼抗拒握手了。

在他的手腕以上，被一堆線路所覆蓋，直至胸口的金屬板——聯邦的控制晶片。

「你在掩護我們？」我沉浸在震驚之中。「這對你根本沒有好處。」

「是的，但我不喜歡背叛朋友。」他嘴角浮現一抹微笑。

他沒法公然背叛聯邦，但可以在這場「圍獵」裡，為我們帶來一絲生機。

「我會殺死你們。」一陣酥麻感穿過我全身。「用另類的方式。」

「嘶。」一陣聲響在我耳邊響起。

「我燒毀了你們被聯邦植入的晶片。」尚恩操作一旁的面板。「現在，你們自由了。」他掛著笑意，但隨後臉色一緊。

「這是唯一的機會，」他皺著眉摸著自己胸口上的異物。「小心。」

傑斯咬緊牙關，拳頭握得死緊，想再說些什麼，但最後只是點了點頭。我沒有遲疑，拉著他就往通道跑。身後傳來尚恩最後的叮囑。「離開奈克斯，別回頭。」

我們衝進逃生艙，幾秒後，強烈的推力將我們彈射出軍艦。透過舷窗，我看見尚恩痛苦地蜷縮在原地，但仍對著我們笑。

「他是個好人。」我道。

「是啊……」傑斯和我一起望向已經變成光點的奈克斯，心裡感慨萬分。

(7658 字)